

陸士龍文集

四



陸士龍文集卷第七

晉清河內史陸

騷

九愍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厠作者之末而述九愍裔皇聖之豐祐膺萬葉之多福貞龍暉以底載啓元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端嘉令而自肅蘭情馥以芬香瓊懷皎其如玉希千載以遙想昶遠思而自怡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欸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咨中心之信脩佩日月以為旗悲年歲之晚暮殉脩名而競心仰勲華之耿暉詠三辟之遐音握遺芳而自玩挹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靄颯風起而回波黨明滂以惡美疾傾宮之楊娥樹椒蘭於瑤圃掩夜光於瓊華邁貞心以誰忒毀玉質而蒙瑕甘芳言而弃予忽遐放其若遺瞻前軌而我先顧後乘而駕遲遵荒塗而伏軾撫鳴鸞而稱悲感瞻烏之有集嗟離瘼之焉歸靜沉思以自瘁願凌雲而天飛

脩身

逢天怒而離紛邁時咎於惟塵端周誠以恪居祇後命而自寅悲讒口之罔極高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晞乃裔予於遐賓運羽櫂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

背夏首以寃逝兮沂行川而永歎結風回而薄水兮  
源波榮而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昶愁  
心以自邁肅榜人而曾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  
安流濟南詔以佇望野蕭條而振疇獸悲號以命旅  
鳥狂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辰  
陽而往彼綠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  
樊馬山嵩高以藏景雲晝靄而荒野鳥拊翼於堯巔  
水回波於宇下拍明星以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  
川以問津響言脩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聞踐無迹以  
窮處雖邁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悔仰衆芳之遺情  
晞絕風之延佇

涉江

四百八

七龍文集卷之七

二

正

亂曰有鳥翻飛集江湖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  
涉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顧我愁景惟永  
傷兮積沉毒於苦心蒐憑虛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  
虎鳴颺以拂谷螭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郢涕頻  
代而盈襟辭終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遙集望龍門而  
屢顧攀惟桑而祗泣悲惠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撫  
彫容之日頽招炯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達教固積善  
於遺慶晞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以祗  
服沂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怨  
谷風之攸與彌九齡而未徹願自獻於承間悲黨人

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訢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  
歎傷邦國之殄瘁痛靈脩之匪懷頽九成於一匱忘  
大寶之勿假輕挈瓶之守噐仰剪翮於凌霄俯歸飛  
於矰罟毀方城於秦川投江漢於泥渭悲彼黍之在  
郢悼宗楚之莫餘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孰慰

### 悲郢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颺之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  
涉之莫由申脩誠以底節反內鑒而自求考余心其  
焉可徃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居想貞龜以告猷  
將矯翼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羗釋策而評予諒不  
疑其何卜朝彈冠以晞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  
赴淵無抱素而蒙辱愁纏綿以宅心長歎息而飲淚  
步江潭以彷徨頻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興讜  
言而來憇雖懷芳而握瑜懼惟鹿走之我穢顧虛景而  
端形矧同波於其醉迨伊人之逍遙聊仰葉於林側  
懷達心以遠寤怡哀顏而表色仰班荆之遺情想嘉  
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弃予而凌波揮龍榜以  
鼓汰遺芬響而清歌俟滄浪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  
愧褊心之歎渝恨爾謁之莫和捐江魚之言志營立  
寢於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足嘉

### 行吟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立黃而旣渝心居

貞而抱素冀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  
遲之悲歲聿之已暮攬曲章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  
規法圓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祗信順以自軌邀式  
穀於神聽悲登寃之無抗訊貞夢而選靈悔相道而  
懷顧悲實蕃之已盈頽椒丘而息駕振初服而翱翔  
結瓊蕤之芳襟襲凌華之藻裳懷瑤林之珍秀握蘭  
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啓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  
聽命欽靈評而肅邁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  
率假翼以鳴和霓揮景而縈旆芳塵穆以烟煴彤雲  
起而深藹遊八極以大觀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  
世狹願援楫而川廣雖我服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  
舒遠懷以弭節寒世羅於天網

四百十四

三龍文集卷之二

四

春

紆思

亂曰猗猗芳草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曲章兮秋風  
蕭瑟凝霜加兮傾葉懷春猶俟河兮徧周流而無過  
悲窮思之永久聽幽荒而罔詔眷寒廓而無友流沉  
液於繩樞逝回飈於甕牖呼寂寞而靡應攢虛無其  
何有神悠悠而永念憂網繆而盈室哀惻心而響起  
時弃予而景逸招逝運其難徵儀遺軌而無律雖芳  
林之將焚豈蘭響之可謐晞馥風於曠野思同芬而  
靡質命險太其靡常道離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  
援在昔而立辟俟重華以同遊悲瑤圃之難適舟登

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迹悲荒塗之旣舛臨遵渚而  
投策欲隨波以周流恨匪石之難頽將從風而卷舒  
悲宜矢之辭懷貞卽志而玉折厲勁心而蘭摧喟我  
懷以寤歎闡前鑒而自勗忠與邪其莫可豈余命之  
所窮俯投迹而世濟仰晞志而道隆耻蒙垢於同塵  
思振揮於別風明爽心以畢志考吾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挺蓋玉衡運而回襄景彌脩而日短時愈  
促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爲商感秋林之  
夙暮悲芳草之中霜存攸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  
方輕焱而焮遲比收電而景晏將愉樂以夙興迨良  
日於昧旦痛予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時藹藹而  
未颺世渾渾其難澄風頽山以離谷波平淵而爲陵  
道曠世而朴散化固滯而物凝恨輔德以莫舉悲民  
鮮之孰勝景照明以妙見音振響而攄聞金淬堅以  
示斷芭靡質而效芬聲貞規以殉節反蒙謫於明群  
咨小心以惴惴悲江草之芸芸

感逝

亂曰乳雲晻藹藹天明息兮增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  
逝矣樹榛棘兮思我芳林喟歎息兮哀時命之險薄  
懷斯類以結憂手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遺  
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

高遊結垂雲之翠虬駕琬琰之玉輿揮采旄以煙指  
靡華旌而電舒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乎九闕命屏  
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興塗蒙雨而後清景貞暉而  
先登陪湘妃於彫輅列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嘯  
神風穆其來應駢憑雲而響駭駿嘯天而景凌望紫  
微以振策蹕太階而遂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  
鱗鱗朝摠轡於扶桑夕飲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微  
迄昆崙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塵蒙颺而絕輪豈遠  
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首以還顧轉瑤衡而  
回縈沂凱風以流眄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以興悲  
蒙東雨而涕零凌百川而絕蹈仰濯髮於崢嶸豈沉  
瘁之足弭將蟬蛻於長生

征

痛世路之隘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直  
影於太微祇中懷以眷慕豈鑿金寐而忘歸悼天朝之  
遂晦構貝錦於繁文侈南箕以鼓物藹清陽而播芬  
迹同塵而壤絕景和光而天分俯隕息於縈波仰頽  
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時靡靡非而難停食秋菊以  
却老年冉冉其既盈欲假翼以天飛怨曾颺之我經  
思戢鱗以遁沼悲沉網之在淵有河清而志得挫千  
載之長年擠哀響於頽風寓悲音於絕弦嗟有生之  
必死固逸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褰裳而赴流



矧余情之沉毒資有生以速憂悼居世其何感固形  
存其爲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難多脩與短其  
足宏曷久沈於汨羅投瀾漪而負石涉清湘以懷沙  
臨恒流而自墜蒙濬壑之隆波接申胥於南江

鼓冕雲以携手仰接景而登遐

陸士龍文集卷第七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

晉清河內史陸

雲

士龍

書

與平原書

一曰案行并視書公器物床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  
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  
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臙處尚可識踪批剔齒  
纖縷皆在袂目黃絮二在垢黑目淚所沾滂手衣卧  
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  
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彦高  
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

三百六十三

陸士龍集卷第八

〇七

馬友

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  
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  
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竒變無  
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  
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比有閣  
道去殿丈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  
也

一曰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  
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  
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  
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也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不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間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啓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洋耳荅少明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複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謹啓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異說相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為相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

引甚單常欲更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黨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  
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  
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  
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啓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絮而不取悅澤常  
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  
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  
羨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  
流澤有以常相稱羨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跋幾而悅  
奕為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  
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  
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  
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  
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  
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立

其吊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吊自羨之但其呵二子小  
工正當以此言為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  
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  
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曾  
以兄七羨回煩手而沉哀結上兩句為孤今更視定  
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霽俯煩習均吊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為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為益之謹啓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  
種文屯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四百一 士龍集第八 四 朱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  
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  
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  
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九  
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  
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  
又為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  
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  
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勞而弃力故又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  
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  
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今佳而羸瘁累日猶  
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  
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  
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去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  
之謹啓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  
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利及此信今更有何  
所損益後久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  
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作文欲定前於用  
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父報  
不能視爲此故息意爾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  
信恐年時間復捐弃之徒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  
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  
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  
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

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  
欲徧周沅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  
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  
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匆匆少  
暇願兄勅所遣留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  
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  
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况乃當敢今兄  
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  
至述恩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  
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

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  
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  
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  
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孰視之耳兄文方常  
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  
多也屢視諸故詩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  
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  
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  
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  
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去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去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綱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荅之甚未易東方氏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荅極謹啓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勸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

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唯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記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唯見此一人當爲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勅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惑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爲復漏顯此然爲益者豈謂之



不善而不為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  
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  
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  
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  
多瑰鏤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說已當  
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史以為不盡善文  
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為病張公  
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  
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  
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為功力誨已定敬  
長誅意當聞與兄合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見事  
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  
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着出之而體中殊  
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試可悲間視大荒傳  
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意往  
經比干墓悵然欲吊之無又即意又事業

雲再拜張公藏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  
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去何而  
兄乃有高倫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輒復去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  
謝故自為不及諸碑藏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平

遊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  
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  
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  
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  
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意  
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泄  
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  
元荅負淵之回汭昆侖吐河不體正自似急水中山石  
間是人謂回縛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  
諸賦中何如頃曰極勿勿病一十當出略通曰在馬  
上此不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袒致又力作  
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於中

雲再拜爾乃使熊熊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踊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  
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  
靜言勿譁嚴鼓憑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  
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摠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禮  
既畢歸旅將振尋縈首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  
沉驚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  
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峻臣於彫  
輪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七

憑勢而嚮駭馬噓天而景凌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技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誅德頌甚復盡羨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去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羨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吊少明殊復勝前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羨恐吊蔡君故當為最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唯兄亦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真說事而已若嘗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啓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今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

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令伯倫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  
略盡識少交當具頌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  
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常  
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  
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  
卷可令欽求謹啓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  
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  
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  
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

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  
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  
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徒  
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已向  
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宵中成亦爾恐兄宵疾必  
述作人故計兄之着此之自損宵中無緣不病作書  
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根之猶當小復謹啓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  
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退還猶  
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  
不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搆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  
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  
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  
爲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  
唯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  
如已身先此篇訖了不復何梯識有此語此語於常  
言爲佳謹啓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立昔屢聞周侯至  
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勢又因人  
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毒  
此兩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  
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故  
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弃耳謹  
啓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正  
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  
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  
有賦消息愁憤無賴旣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信  
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今送  
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復  
所言謹啓

近得洛消息滕永過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為驃騎司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穢一箇今送以見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秘書中謹啓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清麴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佳者願兄小為損益令定下云靈樵電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

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  
文章亦足為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  
不佳思慮宵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  
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雲再拜稽紹周弼並處事不值免詔甚切甚念之悚  
息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滔中書散騎並缺  
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右之謹啓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  
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  
者恒謂之佳真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  
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  
雖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  
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  
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







